



閒書五卷

程子說苑



閒書卷之五目次

程子說苑

程子說苑叙

五官之用唯口之義爲獨多鼻臭之而已矣耳至聽別其義不過聞焉耳目主視別其義不過見焉耳唯口則有言有語有談有話有議有論而其雜出者尤莫如說或者曰說者悅也言之聽而可悅者也或又曰稅也以言誘人使從已也是二說者其出好興戎之微幾乎言之有說也自儀秦始也儀秦同師鬼谷學縱橫之術故秦一出而六國拒秦儀一出而秦并六國此說之雄桀者也說之有

苑也自劉向始也劉向校書天祿太乙燃藜杖以
照之因外戚之日盛也乃集五行傳以上之因宮
禁之不輯也乃集列女傳以上之已而又採古人
雜事爲說苑一卷于至德民情尤兢兢焉則說苑
者又說中之雄桀者也自晉人以清談相尚麀尾
蠅拂指爲王謝家法物而臨川王世說一書遂起
而擅談場矣劉孝標先生註釋之何元朗先生增
補之王元美先生刪訂之李卓吾先生批點之崔
言逸事採擇無遺後人更從何處開口哉雖然人
各有口何必說何必不說何可說何可不說或人
世情形或自己病痛偶觸一事卽錄數行以示鑒
戒以其體類于說苑故從而說苑之也以其不敢
上擬古人而自成一家言故從而程子之也事旣
不該文復不馴非子非史不次不倫如記事珠如
調笑令出好興戎皆未可知也然已爲人世增一
說端矣

程希庵自叙

程子說苑

希庵程作舟著

唐書生何諷買得古書一卷卷內得髮捲規如環諷
因絕之斷處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按仙經蠹魚三
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規映當天中
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卽時換骨
上昇今人果能讀書識字又何患氣質之不變化乎
曹子建爲丁敬禮潤飾小文敬禮謝曰文之佳麗自
吾得之後世誰知有定吾文者今人攘他人文字以

爲已有吾甚媿之

猴性愛子而多疑一生子洗之澗輒疑爲鷹攫必按之水以石壓之少舉頭必復按之故多淹死獨手中抱洗者乃得活耳或小猴肉突起卽疑爲彈所中以抓空之至骨乃已故亦多致斃世人愛子而不以道者類此

九方臯善相馬伯樂薦于秦穆公公使求馬期年反命公曰何馬臯曰牝而黃及至則牡而驪公召伯樂責曰物色不知何能焉伯樂曰臯之所相天機也得

其內故忘其外用之果良馬今之皮相者多矣誰實鑒於牝牡驪黃之外哉

登州城上建一閣名曰蓬萊可望海市每自三月至九月間有時忽見初時其氣蒼鬱少時湧出高山旋開城郭人民交易一一可指世間貨物無一不備須臾變爲殿閣浮屠金碧輝煌倏忽萬狀良久乃隱每見官府人民齊集往觀然而幻境也切莫認真

錢樞密出守河橋詣王沂公會作別沂公曰曾才不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于公蓋以縉紳之士畏公不

畏曾也故負才者與其令人畏毋寧令人愛

天闢有五種見于佛經其最幻者二形並具遞相爲用月半以前則女形爲人所御月半以後女形內有物突出又可以御女然男子中不乏是人不知何以名之

關中有涇渭二水一清一濁涇水弱至不勝毛葉深至數丈亦能見底人溺其中卽沉無一活者渭水至悍而濁人墜其中浮行數十里猶不沉二水皆無魚族蓋一清太甚一濁太甚皆不能容故耳

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沙虫唐子西以黨痼謫羅浮嘗作詩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惟有沙虫今尚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沙虫之可畏如此慎行哉

張率先以詩示虞訥每爲所詆一日更作以示託名沈約大見稱賞率先曰此實吾作也訥乃慚世之重耳輕目往往如此母怪乎士季假論于嗣宗陸生託傳於孔明也

天墉城中有認心獸日食醉仙玉草醉飽則伏地而

嘔其心隨嘔而出少頃醒以爲此我心也復吞入腹其屬或有斃而心出者見之亦以爲卽我心也亦吞入腹故名之曰認心世之能認其心少矣能認得物我同心者不更少乎

仙人唐公舊宅山中有易腸鼠一日三吐易其腸人稱之爲仙鼠人苟能洗心滌慮何患不超凡入聖石花者佳茹也種出關西生岩石中甚茂神蛇愛之常盤踞其上吐霧以蔽之採者必伺日午俟蛇出霧歛預轡奔馬採得卽驟馳稍遲則蛇回追及人卽齧

粉矣此與永州捕蛇何異人之見利而輕生往往如此

鴉鳴報凶故生人戒懼心鵲鳴報喜故人生異幸心是鳥皆有鳴防微杜漸是在聽言者善悟之

喇麻烏斯藏國人也解幻術工呪禁其俗尙淫善御女常迎佛于西青海忠順夫人三娘子國之首長也郊迎三百里及至舉國拜迎三娘子親薦枕席沐浴入房以得御爲福至今流毒中國無貴賤皆尊奉之殊爲可怪

窮奇似牛而狗聲逢忠信之人則啖而食之遇奸邪之人則捕禽獸以餉之好惡之不同如此哉

西域黃山出鸚鵡紺趾綠衣聰慧能作人言人多羅而致之鎖其足爲架以居之然而飛鳴琢息終不得其性也慎言哉

孫叔敖沒後楚莊王思之優孟爲叔敖衣冠言笑抵掌王前王驚以爲叔敖復生欲命以爲相天下情之所至往往爲人所惑故曰優孟善粧假還是莊王太認真

廣西路有畫山懸崖上人物花鳥之類無不備儼然一幅名畫行者過此無不詫以爲奇然或多誇美之輒有奇禍甚至殞命故識者寓目嘿嘿不敢出一言世間好物足以爲崇無多羨焉

支公好鶴在剡東岬山有人遺其雙鶴鶴翅長欲飛支公意惜之乃鍛其羽鶴翥不能飛乃反顧雙翅垂頭視之如有懊恨意公曰彼有凌霄之姿何堪爲人作耳目近玩哉養令翮成縱使飛去然則耳目近玩中何足以容天下士乎

周穆王迎意而居靈卑之宮訪以至道後欲以爲司徒意而愀然不悅奮身化作玄鳥飛入雲中此誠高隱之士也今之居靈卑宮者亦知有雲中之樂否夜郎係播地其男女相配不用媒妁年長之人道則縱之使夜出與男子互相歌唱兩相歡則拉至女家與合一家輒喜謂招得夜郎來矣然不卽爲夫婦天明各散至夜又出歌配如前有孕則認爲某甲人產後迎婦始正夫婦禮夜郎之名本此習俗之不同如此

澤雉五步一啄終日乃飽而羽毛鮮澤奮翼爭鳴聲響山谷有捕之者置之困倉中常啄梁粟不移時而飽而羽毛益憔悴低頭而不能鳴人苟不得志雖梁肉終非所願此戴晉生所以不屈志於梁王也

班鳩能知陰晴不食暈腥爲巢不過數枝足以長子孫已耳寶志公偈云人言班鳩拙我道班鳩巧一根兩根柴便道家緣了彼好興造者窮土木之力以爲華者其拙甚矣

舒芬讀書山館有白鬚道者謁曰公刻有雷震厄須

用大缸覆我汝讀易其上乃可免公如教良久雲湧
雷轟電光繞舍舒謂得罪於天安可幸免下缸跪俟
天罰纔下跪缸以掀起震死一老猿雷電俱息蓋猿
性本狡欲借舒免而詭云以已免舒以欺待人而卒
以欺自斃悲夫

薛若杜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遇比丘告之曰夜半
不卧則血不歸心恐非延益之道乃就水中投一魚
赤色與薛曰此知更之魚每一躍卽一更也薛蓄之
盆中以爲候每三躍卽就寢名曰代漏今人若肯讀

書至三更吾當以此贈之

顏渚山中有鳥如鸚鵡而小蒼黃色每正二月作聲
云春起也至三四月又作聲云春去也人呼爲報春
鳥鳥何心哉以時至則然耳

高仙芝伐大樹得訶黎勒五六寸置木肚中腹中作
痛仙芝以爲祟欲棄之大食長老曰此香人帶之能
消一切病其作痛者吐故納新也人能吐故納新則
隨在有訶黎勒矣然則須耐此一痛也

艾衲松皮上蘚衣也非香屬也然諸香必合此燒之

其烟始團聚天下事以無功爲功者正不少也人奈何不審所以知之

鰻魚生海中堅附海石人捕之者乘其不意以鐵椎鑿之初落則得一錐不下再鑿則奮怒以死相抵卽片片碎之更無完腴蓋其性如此古人以之拒諫名之曰復取鰻之義也有以哉

皇城圈內有獸名激孤其體三折如斷可曲折而行或云卽捕黃鼠之獸陝中多有之黃鼠穴中委曲深窟物不能入惟激孤三折其身以通之故能捕出可

見物各有制巧藏何益

宋世文陞乃文山之後也文山忠義凜凜千古而陞仕元爲集賢學士或挽之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絕調也然爲陞者媿死矣

唐昭宗播遷時隨駕有弄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緋袍號爲孫供奉羅隱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誠有感之言也

蛟可掘食廣信山中多有之士人以爲蜡其味甘滑或曰與蜃同類皆雉種而卵生未螫時皆可取氣動

和子詩苑 卷之五
雷作則乘風鼓浪誰得而睥睨之天地間誰非氣之所至哉

漢馬伯威爲廣陵太守有治行蝗飛入海化爲魚蝦若遇蒼鷹乳虎在上安知魚蝦不化爲飛蝗乎

長安城西雙闕上有雙銅雀高丈餘一鳴三穀熟再鳴五穀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水族有鯁魚者口銳如刺生三日卽食魚蓄魚者有此殘害必盡世稱骨鯁取義以此然鯁不擇善惡自傷其類忠臣鯁直必當護正觸邪非如鯁魚之肆虐

也余恐世之隨聲斥實者多矣因談鯁魚有感

黃村耕于山禾豆苦爲猴所耗村人患之一日見其羣集于田乃聚人犬逐之攔截諸路窘甚羣棲一大樹上人犬從下踞守積薪將焚之一老猴忽嗥嘯若有所授者少頃一猴冒火突下奔赴村民家舉火焚其屋火光燭天衆慌忙奔救一闕而散村火未燎羣猴皆逸去無一傷者此田忌伐魏救趙之計老于兵者或不解老猴真狡獪矣哉

五臺山有鳥名曰寒號當嚴冬時夜寒無巢乃自鳴

曰不到天明便做窠及日出朝陽寒稍減又自鳴曰
得過且過世之懶人每每善于自解雖然徒自苦耳
祖洲在東海中上有不死草昔秦始皇大宛中多枉
死者橫道有神鳥如鳥啣此草覆之死者卽活今之
死于兵死于政者纍纍矣誰啣此草以覆之

田子方出見老馬于道以問御者對曰故公家蓄也
罷而不能用故出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出其身仁
者不爲也乃束帛而贖之不忘舊勞子方有焉

魏去非每日拈香一瓣向佛前發願今世不敢多求
固自不少但恐非佛所能主也

但願來世讀史三年讀藏三年著述三年此等願力
李明龍被棄歸遇耕牛于路大罵曰汝腹無文章尙
有角吾不若也以頭觸之不知牛能耕田出粟此其
所以有角也敢與之觸哉

司空表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寘壙中賦詩飲酒
曰幽明一致豈獨暫游此中達生者不以生爲樂不
以死爲苦亦顧其所樹立者何如耳

孽搖之墟有鳥焉一身而九頭一頭得食九頭皆爭

呀然相啣啄毛洒血食之不得下咽而九頭皆傷嗟呼一本也而啄食以敗獨不思九口之食同歸于一腹乎

胡九韶家貧力耕僅給衣食每日向天揖曰蒙賜清福其妻笑曰三飡苦菜和羹此清福耶九韶搖手止之曰清福上帝所吝無輕言也人能消受此中清福雖膏粱文繡奚加焉

衛濟川有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二三年識字濟川檢書小鶴啣取之一一無差今人讀書者多識字者少若

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其有媿于鶴者多矣

王孫狼野之物也非重羸不棲非山食不食聞人聲則逸弋人餌而致馴而教之命之春人立而下上其手命之水負壺而汲命作甕離桑林之舞則剋帶跟躡而起故曰天下無父兄不可鉤鎔之子弟

竈菴有大鳥名曰希有張左翼覆東王公張右翼覆西王母世之爲王公王母者得此覆庇足矣然亦知其名爲希有乎

杜默累舉不第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微醉拜訖升座拊神頸而大慟曰英雄如大王而不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不得成名語畢淚如迸泉廟祝拉杜下回視神目淚亦湧目英雄矢志千古同心無足怪也

蘇子美豪放善飲在外舅杜祁家每夜以一斗爲率公密覘之時方讀漢書至張良與客狙擊秦皇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一大白又讀至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授陛下也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

難如此復舉以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矣是可爲文字飲矣

魏去非語友人曰人生世上不能如鳳凰翔亦當效鴻鵠舉寧可向雞羣中爭食耶此真英雄熱語也然苟能如鶴立雞羣雖爭食何害

張子卿過新都與黃玄龍石嶺看梨花花已半謝玄龍曰春老矣奚不早來子卿曰予意正在淒涼淒涼有何可樂正以世之趨炎者多矣

猩猩獸之嗜酒者也犬麓之人設以醴尊陳之飲器

小大具列焉織草爲履勾連相屬而置之道旁猩猩見則知其誘之也又知設者之姓名怒而罵之曰奴欲害我乎相率而去已而聞其香乃羣相商曰盍少嘗之慎毋多飲可矣相與取小噐飲之飲而甘焉遂不能自禁乃大嚼而忘其醉醉則羣相嬉笑着草履而不能脫麓人追之卒顛仆而就繫其始非不知其誘我乃貪心一起而卒甘受其誘豈獨猩猩爲然哉金陵史忠人呼爲史痴女笄當嫁婿貧不能具禮史詭携觀燈同妻送至婿家是亦嫁取便宜法世之婚

姻論財者其鑒之哉

俞允文家貧不治生產其妻澣洗助之猶不給允文獨夷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能二食乎則又曰姑一食人能存此心則可以息營求之妄念矣

胥池寒國有發日樹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卽拂雲開日光人心之蒙蔽久矣安得此樹以發之北方有獸其名曰麀前足鼠後足兔得食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巨虛見人將來必負麀而走食人之

食者專人之事巨虛可謂盡職矣

武平有金絲猿大者不可得小者其母抱持不少置捕之者先以藥矢斃其母取母皮痛鞭之子輒悲鳴而下束手就獲每夕必寢母皮而後安不然則死母子天性也本不可離而世俗尙分居親老而視爲棄物者獨何心哉

麝自珍其香香滿臍痛劇卽以足抓出之覆入穢中犬逼且死猶倒拱四足以衛其臍不知石生玉反相剖木生虫還自食麝生臍亦還自殺耳然苟非慳吝

之心至死不舍當不至此

劉孝先博學能文而名不成嘗歎曰古有一說而致卿相立談而降白璧者書籍皆妄耳然自仕途雜進充塞紛紜則談說又爲多事矣何況書籍

虞仲翔被放謂人曰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甚矣知己之難也司馬遷恨沒世而文采不彰楊子雲俟知己於後世亦此意也夫

楊子雲著法書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於其

中而子雲曰不可卒却之予謂此人卽子雲知己也
當急書之若今之富人雖以法言易一文錢不可得
矣

郝公琰謂吳正子曰近世求憐才者無有卽忌才者
亦不再得使世有曹老瞞楊阿廢在郝瘦頭顱久作
草際塵耳士生斯世求一忌才者不可得可慨也夫
狒狒狀如人面長臂黑身披髮迅走食人見人輒大
笑不已此所謂笑裏刀也人其慎之

司城子圉人之子鯀鮪而死圉人弗哭司城子曰子
爲口腹而輕其生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口腹之累人
如是哉

楚有患狐者多方以捕之弗獲或告之曰虎獸王也
凡獸見之皆讐伏焉乃作象虎以虎皮蒙之立于牖
下狐見之果逸去楚人喜以爲象虎可以驅天下之
獸矣適野有獸如馬被象虎而趨之人止之曰是駮
也真虎且不敢當况假虎乎不聽及駮見雷响而前
遂攫死世之慣假虎威者須知天下尙有駮在

塵似鹿而大其尾辟塵羣鹿隨塵出皆視其尾之所
轉以爲準故古之談者揮焉清談揮塵指爲王謝家
法物有以也

精衛生北山初赤帝之女游東海溺而死化爲此鳥
常噉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物且
死而不忘而况於人乎

東海青鷹之鷲而猛者燕子之弱能剪之歐陽玄有
詩云鷹房持獵回車駕却道海青逢燕怕然則天下
極小弱之物其不可忽畧如此

張弼山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常書一紙寄楊用修
云野花艷日不必牡丹村酒醉人何須蟻綠觀此則
吾人行事各有得力處何必隨人步趨乎

王伯孝曰名士不須奇才但得常無事痛飲酒熟讀
離騷便可稱名士然則天下之奇才果屬何人乎甚
矣名士之僞也

庾信自北還南人問北方人物信曰惟溫子昇寒山
寺一片石堪共語耳若是乎解語者之難也故陶公
移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共晨夕

燈蛾小虫也有翼能飛見燈光則從暗地飛來繚繞
不去卒投火而死昔王黼爲相恣于淫樂或規之曰
君不見夫飛蛾乎粉羽翩翩飛遶燭上戀戀不去終
爲燋首之客不聽果及于禍詩云趨炎原不知生死
信然

東海有獸名殘畜形小似夫人面仰生能見上而不
能見下每見猿升木欲效之乃附枝攀幹而上旣上
不能下無有全其天年者亦可爲好高者戒

樂廣爲河南尹有親客久不來廣問之對曰前在座
飲酒見杯中有蛇影歸而得疾時廳上有角弓畫作
蛇廣意是弓影也乃令仍坐舊處與飲杯中果有弓
影其疾遂愈甚矣疑之爲害也

張良從老人于圯上老人乃命之納履告之曰兩眉
致其美于人而人卒不以眉爲功眉無事也孺子居
功其以眉乎十指貢其傷于人而人卒不以指爲怨
指無心也孺子處怨其以指乎良受其教以爲帝者
師人能以無事處功以無心處怨可以自善亦可以
善世

米元章知無爲軍見石廨中立石甚奇乃取袍笏拜之呼爲石丈朝廷傳以爲笑或問之曰誠有是乎芾荅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此與陶之菊林之梅何異是知物亦何常各從所好耳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沒羽旣視之知爲石也復射之矢摧而石無跡不誠故也夫誠之至而金石失其固而况于人乎

郗超每聞人尙隱退者輒爲辨資并爲造宅第在剡常爲陸逵起宅甚精此一片熱腸偏于冷處用之真

千古快舉也

李建勳常蓄一玉磬以沉香節按柄扣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急起擊玉磬數聲曰聊代清耳世之塵談滿耳矣安得此磬以清之

吳立夫好遊每過中原奇絕處及昔人歌舞戰鬥之場慷慨悲歌呼酒自慰其文章雄宕有奇氣嘗謂人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文之不易爲也如此吾當與學者共勉焉

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斤或以爲言溫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之意也彼遺金于子孫者徒長其奢侈耳亦可謂之不善遺矣

東都僧教鸚鵡誦經一日忽不言不動問其故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子人特不自檢束耳苟能自揖其身心吾道中亦自有舍利子矣

柳子厚得韓退之詩必以薔薇露浣手薰以玉蕤香然後開讀曰大雅之文正當如是今之讀人文者先有不屑之心無怪乎大雅之不作也

揚州太守圃中有杏花數十株每至爛開張宴一令一妓倚其旁立館曰爭春宴罷夜闌人聞花有歎聲始知如之一念花亦不免在惜花者善調護之唐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作詩以酒脯祭之曰勞吾精神以此補之作詩者倘能字字從精神而出未有不可傳者也

唐伯虎與張夢晉祝允明相好爲放誕常雨雪中作乞兒鼓節唱蓮花落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日此樂

惜不令太白知之此亦名士好奇之過也不然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席地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有此精神契合其所書安得不妙絕天下乎

泰山之東有澧泉其形如井本體乃石也欲取水者皆洗滌心志以挹之則泉出如飛多少足用若或汚漫則泉止焉水亦伺人之敬肆可畏也哉

鐵腳道人嘗愛赤腳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噉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具此一幅冰雪心豈必尋仙訪道

雅州有虞美人草聞唱虞美人曲則按拍而舞雖曰物之聲氣偶爾相應然安知非其精氣所憑耶古有弔虞姬詩云精魂夜逐劍光飛英氣化爲原上草誠哉是言

利瑪竇著友論云友者我之半卽第二我也從來論友未有直切如此者一部絕交論未免豁刻自處矣

賈弼見人曰愛君美貌欲易君頭許之後能爲半面
啼半面笑者怪哉鬼之能易人頭也雖然實人之自
爲易也世之忽爲啼忽爲笑忽爲啼中之笑忽爲笑
中之啼者半面之中啼笑並舉安得如此多鬼隨人
而易之耶

和神國地產大瓠瓠中皆五穀不種而實水泉皆美
酒飲多不醉氣候常如深春樹木皆綵絲可爲衣世
之游手好閒者多是此國中火不然未免饑寒自悞
也

後梁爲北魏影國謂附庸國也南史云肅思話書羊
欣之影是也然則世間一切依附之人卽謂之影人
也亦宜

山谷老人日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醫俗病
者獨有書耳乃有終日讀書不能醫一俗字者真所
謂膏肓之疾也

趙季仁曰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
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駁之者曰盡則
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凡事只是隨處不放過便

自領畧不盡也

李愚常告人曰予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欲于洛陽買水竹作蝶庵謝事居其間庵中以莊周爲開山第一祖而以陳搏配食此誠睡鄉佳客不比世人開眼而夢夢也

張載每出行小兒以瓦礫擲之以其貌之惡也夫人心之醜惡有甚于面戈矛之慘甚于瓦礫噫亦危矣張旭見驚蛇入草公孫大娘舞劍欲盡其勢取酒醉握管淋漓猶恐未肖乃解髮蘸墨一呼百行如雲之

在天龍之在靈漢武陵雲臺成命王次仲坐藍輿上作徑丈書下而頭髮盡白悔習其技變爲飛鳥去一書耳旭變神王變形人無此等精神力量而欲其技之絕世也豈可得乎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洒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一事之微其見信于人也如此細行可不矜乎

阮裕在會稽剡山家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一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

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此古人公物之心也豈可與好施者同語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讀書若無此眼力未免爲古人所欺

鍾會嘗撰四本論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始必欲使稽叔夜一見置之懷中畏其難不敢出手但于戶外遙擲之急回便走雖是稽公太令人畏然亦著書者之虛心也

左太冲作三都賦成時人互有譏訾張華曰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于皇甫謐謐乃爲作叙以傳之于是前相譏訾者莫不悔而讚歎之今日之刻文集者動求巨公一叙正恐三都賦不易作也

阮仲容爲南阮獨貧諸北阮皆富七月七日北阮晒衣錦繡粲陳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于庭中人或怪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是以君子貴從俗

張季鷹任縱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耳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

不如卽時一杯酒杯酒何足美特爲噉名者下一捧
殷洪喬作豫章郡都下人附書若干旣至石頭悉擲
水中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
郵達則達矣然當附書時卽以此語謝之豈不爲長
者。

袁尹踈放好酒常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
呼與酌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指門求通袁曰昨日
飲酒無偶聊相邀耳今之所謂知遇大率如此

蘇子瞻在黃州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
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諧談放蕩不復爲矜哇
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
之彼相見而談家事及朝政者其爲妄更甚也東坡
真善聽言者哉

邢子才聰明強記日誦萬言有書甚多不甚校售嘗
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節謂思誤書何由便
得邢曰若思不得便不勞讀書故知善讀書者當于
疑處得悟

稽中散臨刑神色不變索琴奏廣陵一曲曲終歎曰
昔袁孝厄嘗請學此散余靳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
世之有絕業而吝教者當鑒于此

符堅入寇謝玄爲前鋒破之時謝安方與人圍棋俄
而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終局客問淮上利害
荅曰小兒輩大破賊矣然而舉止異常歸而折其屐
齒事之能強制者有矣然此何等事而可以漠然處
之耶

晉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惡之夜飲華林園中舉杯
屬星云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乎
災祥之說本不足信孝武可爲達生之言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乃使崔琰
代之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
使荅曰魏王雅度非常然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魏
武聞之追殺此使此亦識英雄俊眼也然適足以自
禍慎之

索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
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此語不獨有先見而且

有深情

石勒不知書每令人從旁讀之皆能解其意一日聽人讀漢書至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有天下及至留侯諫止乃曰賴有此耳多少知書識字不能有此隻眼

張翰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耳何必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爲見幾然則秋風羹膾皆託詞耳

謝太傅謂王安北見之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天下固有見之覺其可厭而去後實令人思者亦擇交中之一格也若太傅之不思安北不過惡直言耳

劉子翼峭直有行常面折僚友之短退後却無餘訾李百藥嘗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亦不憾可見罵人亦復有道雖信口胡騶亦不同于譏刺也

王敦在西周時見周顛輒以扇障面雖寒日亦然及度江左不復爾乃歎曰不知是我進乎伯仁退乎伯

仁何曾退蓋敦自渡江以後漸覺得志故無忌憚耳
人不可以自滿生事創謀皆此志也慎之
張裕曉占侯嘗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劉氏祚盡矣先
主銜其泄言下之獄將誅之武侯表請其罪先主曰
芳蘭當門不得不鉏是可爲泄言之鑒
王藍田清貴簡正而性極急常食雞子以筋刺之不
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于地上圓轉未定瞋甚遂
下地以屐齒蹶碎之或云天性褊急可以涵養勝之
理固有然

何攸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十餘次猶恨未足人
稱之爲水淫由此觀之好潔亦是一病不可不知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見背上有黃絹幼婦外甥壘白
八字問楊修曰解否荅曰解魏武曰卿毋言待孤思
之行三十里始悟令修各記所知修云黃絹色系也
于字爲絕幼婦少女也于字爲妙外甥女子也于字
爲好壘白受辛也于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
所記亦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三十里始覺後
竟不免甚矣才之不可露也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
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吾人
當失志時正復少客不得何獨傳一孔北海也
王處仲每酒後輒咏魏武詩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唾壺壺口盡缺讀至
此未免生遲暮之感

陸士龍好笑常着纒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遂大笑
不已幾至落水世之笑人者多矣能如士龍之自笑
者乎

王仲宣好驢鳴既喪文帝臨其柩顧語同遊曰王好
驢鳴可各發一聲以送之人各有所好雖死不異故
蒿里薤露二歌不如此一聲驢鳴也

向子平讀損益二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
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兒女嫁娶畢敕斷家事
與禽子夏遨遊五嶽然必俟嫁娶畢而後敕斷家事
吾恐老于牖下者多矣

蘇養直高隱京口紹興間與師川同被召養直不起
師川應召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

高于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讓老夫下此一着師川不覺自媿不知此一着今人所不屑下者也養直悞矣

桓車騎冲不喜着新衣夫人王女宗嘗于浴後送新衣與之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夫人更持還傳語曰衣不經新何由得故桓公笑而納之苟能不以新易故足矣女宗之言淡而中矣

荀勗常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左右曰此必勞薪炊也帝不之信密遣問之果以故車脚爲薪也薪

之勞尙知之而况民之勞者乎

李贊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泉楊子江中水可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記憶乃汲一瓶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異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水性之不同如此可以察民情矣

王敦常荒恣于色其體漸敝或有諫之者敦曰吾乃不覺耳如此甚易乃開後閣驅婢妾數十人出任其所之可見丈夫行事自貴當機決捷若復欲行不行

便是無用之才

蕭穎士有一僕事之十餘年每加箠楚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其博與耳

李冗獨異志云其僕名杜亮

世不皆杜亮之僕毋過

爲箠楚可也

謝無逸常以書問潘邠老近作新詩否潘荅曰秋來景物件件有佳致昨日清卧聞攬林風雨聲遂起題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稅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催稅人之敗人意也如此至詩亦不容作可畏

也夫

李白謁時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鰲客相問何物爲餌荅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相悚然此等餌天下甚多但不知巨鰲肯食否

阮德如于廁見鬼長丈餘色黑眼大着單皂衣平上噴與阮漸近阮笑而語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慚而退凡人遇可憎之物止宜笑而遣之然而能慚者鮮矣

蒼頡作書鬼夜哭屈原作山鬼篇四山啾啾聞鬼號

哭聲可見世間之鬼專意妒人文字也如此
河湫山有王婆廟相傳此婆釀酒爲業一道士往來
其家常飲酒婆不索其值道士將去曰無錢相償請
爲若掘一井井成水皆醇酒道士去婆不復釀酒卽
以井水應沽者三年得錢數萬家遂富前道士又至
問曰酒好否婆荅曰好到好只猪無糟耳道士笑而
去貪得者從來無厭婆真曉人也道士悞矣

郭恕先放曠不羈宋太宗召至闕館于內侍竇神興
舍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笑
而荅曰聊以效顰予謂效顰至此進于東施一籌矣
朱野航工詩館于王氏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
月上朱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
喜極大叫扣扉呼主人起舉家皇駭疑是火盜及得
其故乃取酒更酌今有吟詩而得佳句者雖驚起主
人何害

晉惠帝在華林園聞蝦蟇聲問左右曰此鳴者爲官
乎爲私乎侍中賈胤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
果能公私兩便不媿作華林蝦蟇

北史庫狄伏連室內患蚊輒杖門者曰何故聽入今
之却遊客者多用此法凡士大夫各宜自重焉
張角作亂向栩上便宜策云不須興兵但遣將于河
上北向讀孝經賊自消滅此兵法之所不載然而主
招撫者意亦同此

開元間上東封泰山杜鍾爲兗州叅軍掌厩馬芻豆
日御馬至多臨日煮之不給必需先辦乃煮粟豆二
千餘石熟納窖中及至皆臭爛矣是可爲爲身後計
者勸

二程夫子赴一士夫宴有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道
盡歡而罷次伊川過明道齋中愠猶未解明道曰昨
日座上我目中已無妓今日齋中汝心中還有妓伊
川自謂不及其所謂不及者何着相故也

周仁熟嘗訪米芾芾言得一研乃天地秘藏待我識
之周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真僞各半特善誇耳
隨索巾滌手請觀硯狀芾喜出硯周知其佳詭云此
誠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水未至亟以唾磨墨
芾變色曰研汚矣不可用周乃携去凡性癖者每爲

人所賺不足怪也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功焉而猥頒厚賜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功耶凡自以爲有功于人當鑒于此

賈島在京師于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已欲改推字爲敲字商之未定遂于驢上作推敲勢時韓愈吏部權京兆尹島不覺冲其道左右拉至愈前尙爲手勢推敲不已愈問故乃曰敲字更穩遂定交焉今人心中有所籌算往往有此景象特不遇

韓吏部耳

祝京兆有債癖常托言款客往友家借鑲銀盃數事既借主人心疑遣僕隨後察之則已汲汲擗其銀而棄胚于路矣僕追止之京兆曰借我卽我物也汝欲用亦拿一二事去此亦物我同體之心也更惜多一借字耳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荅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及公榮者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亦不可不與飲此數語勝一篇齊物論

燕宋該性貪太祖欲厭其貪賜布百疋令自負而歸
重不能勝卒至僵項不知性之貪者特患不賜耳雖
僵項何惜

彭淵材遊京師十餘年其家餽粥不給以書召歸乃
騎一驢一黥挾其布囊親知相慶曰可免凍餒矣淵
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及開囊乃李廷珪墨一
匣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草藁一束餘無所
有凡客遊者大率類此傳諭家人慎勿過望也

齊王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蝎于皿
器置俎其中觀之極樂帝卽命試之喜劇曰如此樂
事何不馳驛奏聞世之爲州者多以人命爲戲是其
遺教也

齊燕榮爲幽州總管道次見叢荆堪爲笞箠取以試
人其人自陳無罪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果犯小過
將槌之人日前許見宥榮怒曰無過尙爾况有過乎
榜捶如初世之酷刑者往往具此利口可畏

周興性酷每法外立刑人號牛頭阿婆一日有罪詔
來俊臣鞠之俊臣方與興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奈

何興曰此異耳納囚大甕中熾炭圍之何事不承俊臣命取甕熾炭徐起揖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入甕設法害人適以自害人多不省

呂氏春秋云齊勇者一居東郭一居西郭塗遇而飲索肉不得乃笑曰子肉也我肉也何必別求因抽刀割肉相贈啖之肉盡而死世之貪饒而不顧其身者與此何異

皇甫湜嘗爲蜂螫手指乃大怒散錢數千與里中小兒箕歛蜂窠山積于庭命搥碎絞冲以酬其痛錢神

可畏如此然施之于蜂蠆亦不爲過

天后疾徧祭神廟給事閻朝隱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于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張元一乃畫代犧圖以進后觀之大笑極獻媚之心無所不至羞且不顧况乃笑耶

宋張說爲承旨士爭趨之時富川王質吳興沈瀛素負聲譽交以詣說爲戒衆聞而壯之一日質潛往詣說纔升堂瀛已先在相顧愕然竟迫清議而去媚已不可何況偷媚媚君已不可何況權貴

宗寧未蔡進士蔡嶷以阿附得首選往謁蔡京認爲
叔父京命二子攸修出見嶷急云向者大誤公乃叔
祖二尊乃叔父行也今之攀宗認族者往往如此可
發一噓

韓平原作南園于吳山上其中有所謂村庄者竹籬
茅舍宛然田家氣象韓遊而喜曰景致絕似但欠雞
鳴犬吠耳旣出忽聞庄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
趙師巽所爲也或謂乞哀取憐人也而變爲禽獸不
知其人本是韓家雞犬耳

蔡攸嘗省京京正與客語攸前執父手作診視狀曰
大人脉勢舒緩有恙乎京曰無之攸去客以問京京
曰此兒欲以疾罷吾耳設法爭權至於父子哀哉
金陵吳擴有詩名一友展其詩冊開卷卽元日懷嚴
分宜相國詩笑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官如此
便作到臘月晦亦未暇懷及我輩也吳亦笑而慚焉
我見今之懷人詩大半類此爲之轉一語曰我輩本
不足懷耳

馮希樂謁長林縣令設語以媚之曰昨入縣界見虎

狼相尾而去真古人所謂仁風所感虎狼出境是也
須臾林老來報昨夜大虫連食三人令詰之馮曰是
必便道掠食耳令笑而遣之世不少便道掠食之人
希樂真善于用佞者也

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者人問何急如此荅曰將赴
不求聞達科凡赴召者誰不有此心誰不爲此事特
不肯出是言耳又宋天聖中置高蹈丘園科許本人
于所在自投供狀求試所謂有是人不得不頌是政
東昏侯寵畏潘妃動遭呵杖不敢忤乃敕虎賁不得

進大荆子千古懼內者當奉此爲怕婆王

武歷陽女嫁阮宣宣家有一桃樹花葉灼耀宣嘆美
之女大怒使婢持刀斫樹摧折其花此與蘇伯玉妻
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水而死者何異一花一賦尙
不能容可謂千古奇妒矣

太宗賜尙書任瓌二姬妻悍妒禿爛其髮帝怒僞爲
酖敕柳飲之立死如不妒免飲柳卽拜敕曰妾與瓌
俱出微賤兩相輔翼遂至榮貴今多內嬖誠不如死
遂一飲而盡此可謂妒矣却妒得有禮可謂悍矣却

悍得可憐

徐篠庵眇一目常贊于眼觀音云汝有千目衆皆了
了我有雙目一明一眇多者忒多少者忒少世事之
不平如此不知慈悲菩薩作何渡脫法

鄭畋有少女愛羅隱詩嘗欲委身一日隱來謁畋命
女窺之見其貌陋遂終身不讀江東篇什此女可謂
愛才矣然到底愛才不如愛貌

五代楊光遠病禿婦又病跛後舉兵友人嘲之曰世
寧有鬚鬚天子拐腳皇后耶世之不量力不度德而

輕舉妄動者當鑒之

高祖讀郭璞詩以爲絕佳石動筍曰臣詩勝郭一倍
上問何以見勝石曰璞遊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
一道士臣則曰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豈不勝一
倍乎今之儼古者多用此法可發一笑

吳使張溫來聘問秦宓曰天有頭乎曰有又問在何
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在西方溫曰天有
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
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

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世之談天者多是想形會意此語可以槩之

王荆公作字說每隨意穿鑿蘇東坡問之曰以竹鞭馬曰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嘗舉坡字問荆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坡公笑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時發一笑文人之好爲杜撰者須防東坡此一折也

憲廟永年言官不敢言朝事孫御醫者素恢諧有人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餽之卽愈人問故曰不語唾可治疥故也此是近日禁方果非御醫不知

李義安謁富人鄭生生辭不出義安于門上書一牛字而去蓋譏牛不出頭也寄語富人出頭便是好漢特不可強出頭耳

北京吏部前小兒賣食物者動云三星相公買些初不解其說問之乃曰舉人進士是福星歲貢是壽星納粟監是富星近日惟富星當令賣食物者切不可

亂呼

頽丹者馬腹中所藏之物用之念呪卽致風雨凡畚
兵事急能致風雨突圍而走者蓋有頽丹隨身也平
生結納而緩急一無所恃其有媿于頽丹者多矣
楚王與羣臣獵于雲夢縱良犬逐一兔三日而獲之
剖之其腸似鐵工云可以爲劍今人苦勸不回者謂
之鐵石心腸蓋此類也

番禺人端午日常採鶴巢中獲兩小石號鵲枕此日
得之者婦人多貨之取以爲媚藥夫媚人有藥受媚
者慎之母勿爲藥所中也

魏時昆明國貢漱金鳥色黃形如雀帝蓄于靈禽之
圃飾以珍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可以爲器
此鳥畏霜雪乃築辟寒臺以居之當時宮譖曰不服
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君王憐此鳥
可謂金種矣然必如此奉養恐所得不如所失也
彭州釋知玄足痛楚萬端一日流出一珠珠上明明
有晁錯二字時謂知玄乃袁盎後身也晁袁尋仇歷
世至宋猶不捨此又水懺外之一案矣

海中有銀山生樹曰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
行至食時成少年日中成壯年日晚老日沒死卽此
已成小天地矣世之慕長生者求仙訪道服氣煉丹
抑知日出日沒已盡人間三萬六千場乎

東海有獸狀如驢名曰海驢毛長二寸晴則下垂陰
則豎立舶估得其皮以爲卧褥善人御之竟夕安眠
不善人籍之魂必驚散善惡亦自分明莫欺驢頭之
無角也

唐時士子入試皆着白衣故有白袍子何太紛紛之
語自宋至明生員之服皆白衣至洪武二十四年始
易藍色故宋時有三學生頭烏身上白之謠母怪乎
今之士籍大半皆白衣也

唐明皇沉香亭畔木芍藥一枝二頭朝則深碧暮則
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異帝曰此花之妖
也以賜楊國忠世之愛花者須知花中有妖

贛縣王奇少爲縣吏見令題詩于屏云隻隻啣蘆背
曉霜盡飛鷓鷯立寒塘吏密續云晚來漁棹驚飛去
書破遙天字一行令異之使遊學京師真宗偶見其

詩召見賜第奇謝云不拜春官爲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世之吟詩者求如此知遇可多得哉

陳琳作書及檄草成呈魏太祖太祖正患頭瘋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殆愈我疾也世之作文者果能如此經驗否

無啟國民居穴食土無男女死埋之而其心不朽百年還化爲人吾人名利奪于外嗜欲鑿于內未死而心先朽矣又安望復得人身乎

洱河由石穴中出東岸有分水崖儼如斧劃岸下分水爲兩南河北海鹹淡不類河魚不入海海魚不入河魚遊至此卽返界限如此分明可免人世多少侵漁之弊

永其氏禁養貓爲鼠所苦一日市一瓦器貯米器上有瓦蓋羣鼠環集不得進各竚立若有言者須臾數鼠去扛一老而病者置器邊病鼠熟視之于瓦器旁以嘴作挖地狀羣鼠從之未幾地半空瓦器斜傾而米出矣各飽食而去鼠本黠也雖老而病而工于竊奪如此真可謂老奸也哉

公冶長嘗聞一雀語云喞喞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
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今人少
有所得輒私之爲已有負媿于雀者多矣
晉司空栢豁在荆有參軍剪五月五日鸚鵡舌教令
學語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座語無不酷肖有生
雖鼻其語難學乃納頭于甕中以效焉甚矣學語之
難也今之摹倣時文者得母類此

唐武德初有于藤州峽內得馴鷄者能言語歌舞獻
之內庭歲餘不語怪而問之荅曰身居南土生長禽

中父母異方故不敢言上憐之賜以金環遣之歸今
名其灘曰金環灘鳥之不忘所生也如此若貪戀富
貴而驕語奪情真匪類也

張雛隱言庚子歲穗城中有白鏹數萬錠飛于空中
從南而北有將軍方焚香拜之漸飛下近簷兒童羣
逐之乃復飛去錢之有定分如此世人逐逐何爲哉
廣西橫州多蛤蚧牝牡上下相呼累日情洽乃交兩
相抱負自墮于地人往捕之彼亦不知以手分劈雖
死不開世之爲情死者或亦此類化身也

拾遺記員嶠有水蚕長七寸有鱗有角以霜雪覆之
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采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
火不燎人能以冰雪爲心自然水火不能害矣
梁武帝尊奉佛法犧牲用米麪甚至捨身同泰寺羣
臣出萬錢贖之後爲侯景所逼饑死臺城求密汁而
不可得世之佞佛者可以鑒矣

漢武帝寵方士樂大求神仙不死之藥後坐誣罔又
用公孫卿言築甘泉諸觀持節以候神人至起巫蠱
之禍宋徽宗奉道士林靈素張虛曰造爲清華帝君

正晝臨塔火龍神劍夜降內宮而卒羅北狩之慘彼
求仙訪道者其慎之

後漢史弼活平原之黨千人而其後不昌晉之羊祜
唐之崔祐甫皆一代良善而皆無後張湯酷吏其子
安世援立宣帝封富平侯四世襲封杜周酷吏也其
子延年爲御史後生畿爲魏列侯畿生恕爲幽州刺
史恕生預卽杜征南也報應之說何足信哉

唐肅宗甲辰近英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上
喜製玉寶芝詩以志之是歲肅宗崩代宗庚午華州

至陝西黃河水清一百里是歲吐蕃犯京師莊宗入
汴司天監言歲時不利深入必無成功莊宗不聽乃
自此有天下明文皇起兵日屋瓦墮地而靖難功成
災祥之說又何足信哉

葬經作于郭璞按本傳璞母葬于暨陽千古佳城也
後王敦起兵收璞詣南岡斬之吳雄生平不問葬地
而三世廷尉世之篤信堪輿者破產營地甚至曠日
遲久陷親于暴露者惑之甚也

庾瓊狀貌豐美家饒于財相者謂必爲方伯及魏克
江陵瓊以餓死唐柳惲幼時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
出家可免死後仕至宰相徐陵八歲能屬文慧雲法
師相之曰當蚤死後仕至太傅年七十終可以爲風
鑑者戒

浙中庚午科陸鳴勳夢中解元其題爲博厚則高明
且醒與門人曹振龍課此題陸文先成振龍贊美不
置曰若在场我必寫此文先生另作可也及入闈果
是此題振龍抄陸文果得解元夫振龍之才自足取
元而天必假之陸手以示功名之有定分也

海賈嘗云中秋之月雖相去萬里他日相會問之其
陰晴無不同者故東坡詩云常聞此宵月萬里同陰
晴天公自着意此會那可輕至于人心則刻刻不同
矣可歎

古嶺右風俗淳厚虎不傷人村人視虎如犬然靖康
時有客遊者繫馬于民舍虎來窺之客懼民曰此何
足畏從旁一喝而虎遂去今則風氣一變其虎啗人
與內地無異風俗澆薄亦及禽獸可畏哉

符生既立猛獸及狼不食畜而食人一年殺人凡七
百有零百姓苦之建炎四年胡兵圍陝有鳶鴉數萬
飛噪城上如戰鬪聲胡將婁宿曰城當陷急攻之遂
失守此獸食人而不食畜此鳥助敵而不助宋真禽
獸中之禽獸也人當鑒之

煬帝大業二年州縣課斃羽網羅無遺類焉烏程有
樹高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而不得上乃
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斃毛投于地鶴之愛子如
此不知其子當何以報之

果然獸似獼猴羣行老者在前少者在後得食必先

與老者啖之有傷其類者聚族悲啼雖殺之不去此真獸貌而人心者哉

竹雞之性多忌而好鬪取之者掃落葉為城置馴者于中此雞一鳴則野者尋聲而至閉目躍入城中直前欲鬪而為人所網今人以善鬪爭強者得母類此鰥魚健而難取吞陷同類力取而啖物者也其性獨行故名曰鰥池中有此不能畜魚人之敗類而陷人者多矣吾于鰥魚有感

異物志云昔有嬾織婦姑搗之死為嬾婦獸其膏以

炤紡績則暗以炤宴會則明此獸名嬾婦者也西陽雜俎云奔解一名濁有兩乳在腹下如人相傳嬾婦

蜀中有庸樹數日天招一年合抱其成之易如此取而為材水積木中必不吟蚕得寒

則鳴噪濟南人謂之嬾婦此虫名嬾婦者也述異記桂林有睡草見則令人思睡一名嬾婦箴此草名嬾婦者也由此觀之何天下嬾婦之多乎

麗水縣岑峯有禪智寺寺有紫牡丹一本每年花開凡十二瓣逢閏月各開十三瓣宋正和間宣入御苑

與老者啖之有傷其類者聚族悲啼雖殺之不去此真獸貌而人心者哉

竹雞之性多忌而好鬪取之者掃落葉爲城置馴者于中此雞一鳴則野者尋聲而至閉目躍入城中直前欲鬪而爲人所網今人以善鬪爭強者得母類此鰥魚健而難取吞陷同類力取而啖物者也其性獨行故名曰鰥池中有此不能畜魚人之敗類而陷人者多矣吾于鰥魚有感

異物志云昔有嬾織婦姑撾之死爲嬾婦獸其膏以炤紡績則暗以炤宴會則明此獸名嬾婦者也西陽雜俎云奔解一名濁有兩乳在腹下如人相傳嬾婦所化一頭可得膏三四斛炤宴會則明炤紡績則暗此魚之名嬾婦者也古今註蟋蟀一名秋吟蚕得寒則鳴噪濟南人謂之嬾婦此虫名嬾婦者也述異記桂林有睡草見則令人思睡一名嬾婦箴此草名嬾婦者由此觀之何天下嬾婦之多乎

麗水縣岑峯有禪智寺寺有紫牡丹一本每年花開凡十二瓣逢閏月各開十三瓣宋正和間宣入御苑

栽之花卽不開詔遣還山復開如故花之不忘故土也如此哉

唐太液池有竹數叢芽筍不相離密如一本帝語諸王曰此竹宗本不相疎真義竹也彼人世兄弟相忌而生離間者覩此可以爲鑑

孔平仲談苑吳國武庫封署甚固一日開庫兵刃俱無但得雙兔殺之有鐵膽乃鑄爲二劍雄者干將雌者莫邪世人若有鐵膽何愁劍之不利乎

東海有鳥名意怠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故人卒

不能害焉然則世之好奔競者而又欲免害烏可得哉

鄒長倩贈公孫弘撲滿一枚曰撲滿者以土爲之蓄錢之具可入而不出滿則撲之錢有聚而不散者恐有撲滿之敗可不戒乎

陶穀少時夢數吏奉符換眼云與錢十萬安第一眼穀不應又云錢五萬安第二第眼穀又不應吏卽以第三眼安之旣覺雙眼深碧後相者曰好貴人骨氣奈一雙鬼眼何世所謂見錢眼開者或卽此意

紀昌學射乃懸蟲而望之及二年望蝨大如車輪故射之直貫輪心吾人志專而功深天下何事不可爲乎

鄭世翼過崔信明日聞君有楓落吳江冷之句心甚愛之願見其餘信明出衆篇示之世翼覽未終篇擲去之曰所見不逮所聞然則今之聞聲附和者亦未知其所見何如耳

卜式牧羊肥息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今之敗羣者多矣欲其肥息不可得矣陳壽三國志名史也然以求米不得而不爲丁儀厲立傳後世不能無譏焉魏收著魏書亦良史也而以受爾朱榮之金而減其惡人稱爲穢史焉然則任史責者可不慎哉

陶靖節因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乃作閒情賦以擬之梁昭明太子叙云白璧微瑕乃在閒情一賦可見文人立意命題不可不慎

霍光擁昭立宣功在社稷死未三年以顯禹謀廢立事族誅議者謂帝初謁高廟霍驂乘帝嚴憚之如芒

刺在背以爲霍氏之禍已萌于此甚矣權位之難全也

宋弘爲大司空薦桓譚爲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瑟愛其聲繁常使鼓之弘聞之不悅曰臣所以薦譚者望其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薦書之不易作如此

馬援奉書洛陽入見光武帝帝袒幘坐迎援頓首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濶達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故知士當存亾之際

貴能擇主

光武徵劉昆爲光祿勳帝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果何德政而致此對曰偶然爾左右皆笑帝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今之買舉卓異者當思之

漢章帝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仕路之不可不清也如此哉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曰有吾兒子病一夜十往

退而安寢吾子病雖不往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此亦長者之言也世之假裝公道者可以自反矣

蕭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日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爲勢家所奪世之爭買好田宅者當鑒此

漢武帝時尊用酷吏東方盜起上使范昆等繡衣持節捕之作沈命法由是小吏畏誅有盜不敢發盜案太嚴卒至諱盜有以哉

漢高帝寵愛戚姬生趙王如意上欲廢太子立之及高帝死太后酖殺趙王斷戚夫人手足置之廁中號爲人彘然則閨闈之中匿愛太過難免人彘之禍矣漢惠帝崩太后哭泣不能下侍中張辟疆謂陳平曰太后哭不悲由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耳宜請拜諸呂爲將以安后心從之諸呂權由此起人臣妄希意旨以悞國事大率類此

漢質帝生而聰慧卽位初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啗之置毒餅中乃斃以此知聰明之不可淺

露也

諸葛亮居隆中先主因司馬徽薦三往乃得見屏人曰漢室傾頽孤欲申大義于天下計將安出亮曰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富賢能樂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劉璋暗弱不知存恤將軍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結好孫權則

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觀此則鼎足之形盡于隆中數語始歎古人事功具有成算如此

曹操敗備于當陽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于事請從此別今之事人者其方寸果可自問乎

陶侃微時日夕運甓曰吾方欲戮力中原以此習勞耳後督荆襄軍事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若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傳

於後是自棄也與言及此令人有廢時失事之媿
殷浩被放嘗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桓溫將以浩
爲尚書令浩欣然將荅書恐有謬誤開閉者數四竟
達空函文人之臨事忙亂如此可發一笑

魏公李密敗徐世勣據其舊境魏徵勸之降唐世勣
曰此人民土地皆魏公有也吾上表獻之是利主之
敗自爲功以邀富貴者也乃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
以啟魏公使自獻之唐主曰世勣真純臣也世之背
主邀功者可以媿矣

唐秦王破劉武周其將尉遲敬德尋相等皆降旣而
尋相等叛諸將囚敬德秦王命釋之賜之金曰丈夫
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後
秦王爲王世充所圍敬德躍馬橫刺翼秦王突圍而
出是亦驅策英雄之一術也

項羽旣破秦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里如衣錦衣
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今人以富貴誇耀鄉里者誰非沐猴而冠者乎

唐太宗幸翠微宮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

文名振京師初王師且知貢舉黜之上誥之對曰其人文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矣是可爲文體輕薄者戒

唐太宗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者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必記之凡畏史書者當知此意也

梁武帝初徵謝朓朓高不就之節逃竄年餘一旦輕舟詣闕梁以爲司徒朓性憚煩不省職事衆皆失望也

近汪氏亦蹈此弊名士之無實行大率如此爲可歎也

劉備奔劉表數年慨然流涕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脾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讀此數語益足生遲暮之感

卓畢爲吏部郎比舍釀熟夜至甕間盜飲之醉爲掌酒者所獲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晉惠帝時賈郭橫恣賄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曰錢

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爲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
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闈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
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
怨仇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
愛我家兄皆無已極執我之手抱我終身凡今之人
惟錢而已此真千古同慨也錢神真可畏哉

東晉孝武帝二年朝廷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
謝安以兄子立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能違衆舉親
此子足以不負所舉矣今之舉親者多矣能如立之

不負所舉者幾人乎

漢成帝時楊雄以奏賦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及莽

當時有兩揚雄祖不此不審通今前
賢被羊古惡名冤北故採不持舊轉爲大夫恬于勢利欲以文章成名
六綱目之一

方作劇秦美新以頌莽功德君子醜之文人失足其

習氣往往如此可不慎乎

唐李義甫叅知政事容貌溫和人言必微笑而其
心極險刻時人謂其笑中有刀今人爲是笑者多矣
須防其中有刀在

盧藏用指終南山謂司馬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

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爲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
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
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
怨仇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
愛我家兄皆無已極執我之手抱我終身凡今之人
惟錢而已此真千古同慨也錢神真可畏哉

東晉孝武帝二年朝廷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
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能違衆舉親
此子足以不負所舉矣今之舉親者多矣能如玄之
不負所舉者幾人乎

漢成帝時楊雄以奏賦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及莽
篡位雄以耆舊轉爲大夫恬于勢利欲以文章成名
乃作劇秦美新以頌莽功德君子醜之文人失足其
習氣往往如此可不慎乎

唐李義甫叅知政事容貌溫和與人言必微笑而其
心極險刻時人謂其笑中有刀今人爲是笑者多矣
須防其中有刀在

盧藏用指終南山謂司馬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

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乃仕宦之捷徑耳今之爲仕宦捷徑者多矣何必終南

唐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苟清其原何憂不治然則今之恃才擾民者直謂之庸人可也

郭曖與公主爭言曰汝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薄天子而不爲公主主恚奏之帝慰言令歸郭子儀囚曖待罪帝曰不痴不聾不爲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耶凡聽婦人言者當法此

唐高宗時王楊盧駱皆以文章有盛名禮部裴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後果不終世之以文章著名者慎之

唐玄宗以楊國忠爲右相或勸進士張彖曰謁之則貴可立至彖曰君輩倚之爲泰山吾視之特冰山耳若皎日一出君輩得毋失所恃乎是可爲倚勢者鑒唐肅宗久不詣上皇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唐曰上皇恩見陛下一如陛下念公主也上感之泣下

此可爲千古勸孝之格言

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一母盧杞問疾子儀
悉屏之或問其故儀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見之必
笑他日得志吾族無類矣凡見惡人者不可不知

唐僖宗委任宦官田令孜嘗召朝士飲酒張濬恥于
衆中拜謝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衆畢集令孜言曰
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今又於隱處謝酒則又不
可濬慚媿無所容今人若得於隱處謝酒且恐人不
知矣可歎

後唐明宗始命刻九經板令印賣之後人易於得書
自明宗始其嘉惠後學豈淺哉

曹彬取江南還宋太祖曰本欲授卿使相以劉繼恩
未下姑少待之乃賜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
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雖是回護太祖語然已爲貪
官下一砧砭矣

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蒙
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止
之曰若知其姓名終身不忌矣處謗者當知此意

趙普本無學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家人視之
乃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太宗曰臣讀論語以半部佐
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今之讀論語者
多矣果能定天下佐太平否

宋太宗以呂端同平章事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
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及帝不豫王繼恩陰謀廢立
奉皇后令往召端端疑有變卽給繼恩入書閣鎖閉
之亟入宮見后奉太子卽位此真大事不糊塗也

宋真宗嘗問李沆何獨無密奏沆對曰臣待罪宰相

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卽佞
也此語是一則辯奸論

王欽若譖寇準于帝遂出知天雄軍契丹使嘗過大
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
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凡遭貶議者能存此
心可以無怨矣

富弼使契丹男生女死皆不顧得家書輒焚之曰徒
亂人意耳及議成還帝以爲翰林學士弼辭曰增歲
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不敢以死爭

敢受賞乎凡爲朝廷立功者不可不存此意
宋仁宗時罷夏竦而韓琦范仲淹歐陽修同時登用
國子監直講石介大喜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
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其師孫復聞之
曰介禍始於此矣後果爲夏竦所中好語之不可直
說也如是哉

王安石常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自足司馬光
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不在民則在官設
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此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

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凡言利者當以是說進
宋哲宗以蘇軾爲翰林學士召見便殿太皇太后曰
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爲奇才卿今至此乃先帝意
也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大泣人生知己之感
深矣哉

朱熹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害繕寫已具
諸生以爲必且賈禍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遇遞之同
人熹默然取奏稿焚之然則經生家可易言上書哉
明太祖御東閣靜坐學士危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

上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以爲文天祥耳素惶恐汗下凡以老臣自稱者當思此言毋致臨時汗下可也

太祖齋日尙書牛諒請宰犢爲膳以助精神上曰齋三日而供三犢豈事神之道乎諒曰周禮所定也上曰周禮不行于後世多矣惟自奉必欲法古何哉世之法古人者大率類此

永樂元年月當食不食羣臣稱賀上曰適以陰雨不見耳豈果不食耶是言可爲稱祥紀瑞者之鑒

姚廣孝初爲僧其姊戒之曰汝旣爲和尚當發慈悲心及預請難兵旣貴還吳往見姊姊拒曰貴人何用至貧家不納廣孝堅欲見之姊乃出立堂中廣孝下拜姐笑曰安用許多拜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個好人耶今之做和尚的正不必問其了不了矣

成祖嘗語胡廣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矣是善于讀易者也

尙書吳中性貪鄙一日迎封誥其妻問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耶是翰林代言耶其子曰亦翰林代草也

歎曰翰林先生果不虛一篇誥文止說他平生爲人耳何曾有清廉二字世之請誥者亦曾細思誥中之義乎

王振問楊士奇吾鄉誰可大用者士奇薦薛瑄乃拜大理少卿至京或勸詣王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竟不往然則受爵者可不知公私二字哉

禰正平遊許下懷一刺終無所通出視之刺字皆漫滅矣今之投刺求謁者何其字之鮮明乃爾耶

唐王起于天下之書無所不讀每經一目終身不忘今之讀書者正恐釋卷便茫然矣

吳中陳體方以詩名有妓黃秀雲謬謂體方曰我欲嫁君乞詩百首爲聘體方信之苦吟至六十首未終而沒天下有如此聘金者乎秀雲亦雅人也

陝中出半翅鳥性極痴又名半痴好視紅物人每着紅裙襖以誘之乃飛近人前凝視不去故得而烹之然則痴而趨炎者有不禍及其身者乎

翠鳥作巢最高所以避患也及生子愛之恐其墜也

乃稍下其巢及子長羽毛益愛之又更下其巢而人遂得而取之人之逐其愛以卽于亾也有如是哉華濟之言其郡守多忌諱初下車丁長孺來謁拒不見以其姓不祥一日讞獄牘中有病故字吏以指掩之守見文義不屬以筆擊其吏指忽見此字勃然變色取文書于案足下旋轉數次口誦乾元亨利貞不已世之好忌諱者覩此可發一笑矣

宋侍讀林瑀自謂知易常以仁宗時合易之需需之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須頻宴遊務娛樂始合卦體而天下治不知今之精于易理者以爲何如

尙書張弼子聞壁魚入道函中蠹食神仙字身有五
色名爲脉望吞之則仙遂多書神仙字碎剪入瓶中
捉壁魚投之與其蠹食而卒不可得寄語今之求仙
者但日捉壁魚可也一如讀書者但日捉螢火可也
循名失實一至此哉

石裕嘗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浴而出告子
弟曰吾生平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爲補之
是又爲嗜酒者別設一席矣

後唐劉夫人少因兵亂與父相失及貴寵其父劉山
叟負藥囊詣宮門請見時諸嬪御以門第相尙后恐
爲已辱乃曰妾離家父已亾矣安得有此命驅出杖
之世之以門第認親者何所見之不廣也
李廷彥獻詩於上官中有一聯云舍弟江南沒家兄
塞北亾上官惻然曰君家凶禍一至于此廷彥曰實
無此事乃取對偶親切耳世之吟詩家取對偶精工
而不顧文義者何以異此

徐彥伯爲文多變奇求新以鳳闈爲鷗閭以龍門爲
虬戶以芻狗爲卉犬以竹馬爲篠驂今之文字相率
求新極矣吾懼其害文體不淺也

蕭穎士常至李韶家見歛硯頗佳語同行者曰此三
災石也同行者不喻退問之曰字札不奇一災也文
辭不優二災也窗几狼籍三災也世人以刻文者爲
災梨亦知作字者爲災石乎

湘妃竹痕點點云是舜妃酒淚舜哥麥其稷無芒熟
時望之若火燎色云是舜後母炒熟麥令其播種天
佑之而生王莽竹每竿一二節必有剖裂痕云是莽

將篡位藏銅人于竹中以應符讖而然一時附會之說遂傳千古矣

崔烈入錢五百萬爲司徒問其子均曰我作公天下謂何如對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爲公但海內嫌其銅臭耳銅臭二字出自家庭可畏哉

宣德中指揮同知傅廣自宮願効用內庭上曰此人已三品更欲何爲而自殘其身以希進用下法司罪之嗟乎人苟一念欲富貴亦何事不可爲乎

韓昌黎應試不遷怒不貳過題見黜于陸宣公翊歲公復典試仍命此題韓復書舊作一字不易公大加稱賞擢爲第一以韓之才陸之鑑尙爾也文之無定價如此可慨也夫

無錫劉生好誇詡嘗會弔鄒氏家客問曰君來何晏生曰昨與顧狀元同舟聯句直至丙夜是以晏耳少頃顧九和至生前問姓名客笑曰此昨夜聯句之人也今人好如此扯淡者多矣當留此作榜樣可也

翟永齡母奉佛日誦佛不輟聲永齡佯呼母母應之又呼不已母慍曰無事何頻呼也永齡曰吾呼母三

四聲母便不悅彼佛者日為母呼千萬聲其怒又當何如耶是可為終日念佛者下一痛棒矣

郭林宗庭中有一樹欲伐之云為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木恐類困字時徐孺子在坐曰為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人不成囚字乎郭乃止是可以訂八宅周書之誤

李泌嘗賦詩云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悴楊國忠以為譏已訴于明皇皇曰賦柳為譏卿則賦李為譏朕可乎世有摘詩句以罪人者可以已矣

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相公溫公驚問之僕以實對公曰此僕為東坡教壞矣是可為僕法亦可為用僕者法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或相謂曰諸公皆不是痴人蓋取諸諺語所謂饒人不是痴漢也此等隱語最為可厭不可不戒

四明曹秀才妻厲氏與夫不相得化儻而歸轉適曹詠詠以秦檜姻黨擢至徽猷閣守鄞元夕張燈州治

宴飲作樂曹秀才携家來觀見厲服用供侍語其母曰渠乃合享此富貴吾家豈能留哉未幾檜殂詠貶新州而卒厲扶喪歸葬二子復不肖家貲蕩敗至日食不給間出于親舊見故夫曹秀才家門庭整潔花木蓊茂自悔曰我當時能安于此豈至有今日乎二十年間世情反覆如此人可不安分哉

紹興中陳修探花及第唱名時高宗問年幾何對曰七十三矣問有幾子對曰尙未娶遂詔宮人施氏嫁之詩云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是可爲

功名遲暮者勸也

明太祖嘗至國子監有厨人進茶稱旨詔賜冠帶一老生夜吟云十載寒窗下何如一杯茶帝微行聞之應聲云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大哉王言益信功名有命矣

紹興錢清鎮有一錢太守劉寵廟王叔能過廟下賦詩云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錢今日若不揀大錢誰爲之建生祠碑記乎

王荆公作字說每多穿鑿劉貢父問之日牛之體壯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犇麤二字皆相反何也公不能荅由此觀之善讀書者好爲穿鑿亦是一病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日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余所蓄之墨將爲我磨盡矣反而思之亦復爲墨所磨可慨也夫

讀書卷之五終

